



大學衍義補

自三十九
至四十一

仁
76
17



門 12
詩 76
卷 17

乃順承天
地之禮也



大學衍義補卷之三十九

明

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

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

錫評閱



治國平天下之要

明禮樂

禮儀之節中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方慤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乎天

大學衍義補

卷三十九

禮儀之節中

一

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所以治人之情
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惡莫甚于死禮之得失遂
有死生之道此其所以為急歟

臣按禮運此言因言偃問禮如此乎急而孔子
答之如此以見禮之為禮上以承天道下以治
人情其得失為人生死所繫人而無禮乃不如
鼠之有體此其雖生不如死也嗚呼人之所急
孰有過于死生哉禮之所繫如此其急可知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石之上捍豚擊折豚肉燒食
之之汙尊掘地為汙而抔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搏土塊為桴而土

鼓築土為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鄭玄曰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
于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

臣按人之生也先有飲食飲食之初乃禮之所
由起也其初未有釜甑刀匕以及罍爵鼓樂之
類所食用也以是而用以致敬鬼神也亦以是
是以彌文之世恒思太古之初凡有制作恒寓
質朴之意于繁文之中稍存古人制禮之初意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儆禮接賓以儆鬼
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

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違上小臣竊盜刑肅峻而俗
 敝也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禮無列則士
 不事職也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吳澂曰。別謂剖判之嫌。謂似同而不同者。明謂著
 察之微。謂可見而難見者。凡祀祭享。皆儋鬼神也。
 布帛長短。以刀裁之。曰制。以尺量之。曰度。制度不
 定。以禮稽考之。仁義所施。輕重不一。以禮辨別之。
 君之執禮。以為柄者。決人事于顯。感鬼神于幽。粗
 而考長短廣狹之器數。精而別親疎尊卑之等級。
 並須用禮。禮所以治其國之政。使不亂安其君之

位使不危也。以下遂言君危政亂之禍。禮可以正
 天下國家。政不正。謂為政不以禮也。政不正之所
 致有二。一則君位危。二則法無常。君位危則失其
 尊高。下無忌憚。則大臣為姦。小臣為盜。君務嚴刑
 勝之。而上下睽乖。習俗敝壞矣。法無常。謂渝其律
 令。下無遵守。而天秩之儀亦紊其次矣。士之所事
 者。禮也。有國而無禮。則士無所服習矣。民之所歸
 者。德也。有刑而無德。則民無所懷嚮矣。此疵病之
 國也。

臣按禮為人君操持之大柄。所以治天下之政。

所以安一人之尊皆由是也。後世人君皆知以政爲治而不知本之禮以爲政失其本矣。雖然蓋亦日用而不自知耳。向也不知而暗用之。今既知之。盍反其本而明執之以持世乎。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臣按昔人有言。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德既孚。天下之民方且遵名守教。相從于畏愛。則象之中甘心于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欺背替陵之事哉。故曰禮達而

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于死。大哉禮乎。其功用之大有如此者。禮教既達。非但其分之定。亦使其心之安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臣按禮運此章上文有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

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而繼之以此以見禮之為禮乃聖人治情脩義之本興利除患之具人君未有舍此而能為治者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本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孔穴也故惟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陳澧曰肌膚之總會筋骸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飭之則惰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于禮義則通達不由

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先去其禮之故也

臣按禮必有義禮而不合于義則為非禮之禮故古人言禮必兼義言之蓋以人之為人者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有禮則安無禮則危而其所以為人者其大端在禮之義而已有此禮義則外焉而信實以講和睦以脩而與人誠內焉而肌膚有所會筋骸有所束而在已也固明焉而養生送死幽焉而郊天享廟此其大端緒也上

焉而通達天道下焉而和順人情此其大竇穴也。是禮也。人人由之而不人人知之。唯聖人則知此禮為人大端。為人大竇。雖欲已之而不可以已也。于不可已而已之。則國必壞。家必喪。人必亡。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張載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

臣按。禮之為禮。皆義之所當為者也。義不當為。則禮不可行。則是禮之用。皆是義之實也。古昔

聖人所制之禮。皆是合為之事。苟有事焉。考之先王。雖未為之。禮然以之。協合于義。而于義無所悖。則是當為之事也。吾則以義起之。而為之。節文儀則焉。是亦聖人之所許也。

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吳澂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古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于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于心。而達之于一身之順。充而為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

臣按。禮運于篇終。論禮之義。而至于體信達順。

蓋言禮之極功也。論禮之功用而至于此。蓋不
求可復加矣。然而反推其本。固在于脩禮。而禮之
所以脩者。則又在乎敬而已矣。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
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臣按。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以之為禮
之本固矣。若夫義者合宜之謂。理者有條理之
謂。苟儀文度數之間。登降上下之際。不合于宜
而無條理焉。則亦不文矣。此禮所以貴乎有本
有文。無忠信則禮不能立。無義理則禮不可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蓋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

管仲鏤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紘。纁繫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
以為隘矣。

臣按。禮之等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過于豐則
踰降而殺。則不及。一惟稱而已矣。是以天子太
牢而祭。稱也。則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不稱也。

則謂之攘焉。攘者非其有而取也。管仲之濫豐而不稱者也。晏平仲之隘殺而不稱者也。先王之制禮或稱其內或稱其外。寡者不可多多者不可寡。一惟歸之于稱。君子之行禮者其可不之省察而妄有所去取加損哉。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臣按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如綱之有紀。然紀散則綱之目無所維。禮散則人之心無所守。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者此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陳澹曰。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身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

臣按禮之在天也有自然之節文其在人也。有當然之儀則故先王制之以爲度數亦有一定之理。如人身之有四肢百體在上者不可移之下在外者不可納之內左不可遷之右大不可

減為小禮之為禮亦若是而已矣。故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朱熹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

臣按：經禮謂禮之經常者，如冠昏喪祭朝聘會同之類，曲禮謂禮之委曲者，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禮雖有三千三百之多，求其極致一

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敬。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者乎？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臣按：本謂人心之初，古謂禮制之初，禮之行也，必反其本，求之于人心本然之初，不可任情而直行，必脩其古。考夫先王制作之始，不可率意而妄為，反思其本，脩舉夫古，則是不忘其初矣。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臣按。味有五。而甘者其自然之味也。色有五。而白者其自然之質也。甘則可以受五味之和。白則可以受五色之采。人之有是忠信。猶味之甘。色之白也。有是忠信之質。而後可以學禮。忠信者何。誠實之理也。人無誠實。則虛偽矣。禮其可以虛偽為乎。是以人之欲行禮者。必以誠實為主。而人君之任人。以行禮。亦必用誠實之人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熹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為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為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臣按。禮有數。有義。數其事物之粗者。義則其精微之理也。先王盛時。儀文具備。而凡一時掌文書。司贊祝之人。莫不知其登降灌奠之節。俎豆牲醴之數。特于禮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有所不知耳。自秦廢禮之後。漢興不能復古。凡三代之儀文器數。一切掃地。所幸者。經典尚存。古

晉先王制作之義猶見于簡冊之中耳。是以秦以前數易陳而義則難知。漢以後義猶可以討論。而數則有不能以盡考者矣。雖然後有作者之聖能本吾心之敬而酌以先王之義。凡儀文有所闕略一皆以義起之。因時制宜以爲一代之禮而不徒事乎政治刑罰之末。本乎禮以治躬主乎敬以行禮。而又立爲定制以貽子孫使之世守而不替。其于三代之治殆庶矣乎。

經解曰。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圓也。故衡誠縣音玄不可欺以輕

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臣按經解此言則知禮之爲禮非獨以之辨上下定民志亦可用之以察人情審事理于凡天下之人情事理或輕或重或曲或直或方而常或圓而變一以禮而正之莫不各因其自然而得其所以然而格之以當然之道雖有姦欺詐僞之術無所施矣。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

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此之謂也。吳澂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于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禮而然。故曰莫善于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臣按。吳澂之言備矣。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

臣按。古管聖王之為治。不必拘拘于禁令刑罰。一惟以禮明之。上而朝廷。外而侯國。下而里閭。族黨。莫不制為當行之禮。以明其當行之道。使之知所以慕向而興起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

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坊記有曰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先王制爲此禮莫不各有所本亦莫不各有所用有以舉之莫敢廢也是何也創業垂統之君燭理既明涉世既深所以制爲一代之制者灼知其源之所自來而逆料其流之所必至不徒然也爲之後者不推究其本末輕重有所更革焉不可也況又去之乎禮經壞坊之譬切矣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

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熯旱無水患也率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爲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何以異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

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臣按所引易文今易無之蓋逸文也所謂君子慎始一言誠萬世人君為治之要焉夫天下之事莫不有所始其所始也皆起于細微眇末之間故聖人制禮以為慎始之具因人有男女之欲而易至于淫辟也故于其匹配之始而制為昏姻之禮因人有飲食之欲而易至于爭鬪也故于其會合之始而制為鄉飲之禮以至喪祭朝覲之初莫不皆為之禮使不至于恩薄而敗起則是止邪于未形而使民日遷徙于善遠離

夫罪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矣苟不于其始而慎之則其差也始于毫釐之間而其終也得失成敗之分乃有至于千里之遙焉嗚呼君子之作事也其可不慎于始乎欲慎其始舍禮不可也先王所以隆重之有由然矣。

哀公問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

臣按民之所由生者以禮為大則失此禮民有

不得其死者矣。君子以之為尊敬如此。夫豈徒然哉。後世乃以法持世而棄禮。蓋不知其民之所由生者。其大在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吳澂曰。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為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禮裁制之。使中其節。則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臣按。理之出于人心。事之行于天下。莫不各有

天然自有之正道。當然得宜之定則。然人稟賦各殊。而其學力有至有不至。是以事之行者。不能一一皆合于人心。而中夫天理也。何則。人之生也。剛克者多失之太過。柔克者多失之不及。剛者則過于剛而不足于柔。柔者則過于柔而不足于剛。是以其行事也。寬則失于太縱而無制。猛則失于太苛而無恩。或優容于此而操切于彼。或慢令于前而致期于後。不失之有餘。則失于不足。是何也。無禮以為之裁制也。用禮以裁制天下之事。如布帛之刀尺。如梓匠之斧斤。

相體以為之衣。隨材以制其用。不使其有餘。亦不使其不足。既無太過。亦無不及。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俵俵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也。始

洽也。于衆也。

吳澂曰：治者使之不亂也。即事之治。即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黑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即辨也。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臣按燕居此章之言可見禮之無乎不在。一日
 不可以無禮。一事不可以無禮。一言一動一進
 一退與凡天下之大萬幾之衆一事之行皆必
 有所以治之者所以治之者何禮而已矣。唐虞
 三代之君率本此禮以為治後世人主生死乎
 節文儀則之中而不自知其皆聖人所制之禮。
 一惟以事視之殊不知事之所以中節者即禮
 之所以為禮也。古人創之于前祖宗述之于後
 凡吾今日之所舖啜者皆古人之糟粕所衣被
 者皆祖宗之餘裔若瞽而無相助之人與冥行

于昏暗之夜然而未至于亡者有此禮以為之
 治也。然則有志于三代之治者可不以禮而為
 之本乎。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
 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臣按坊記此章上文有曰。君子之道譬則坊與
 同。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
 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而繼之
 以此坊之義見前經解中。所謂君子之道即禮
 也。國之有禮猶水之有坊坊以止水因水之執

禮以坊民。因民之情。民之情莫不好富而惡貧。好貴而惡賤。富與貴者必驕。驕必至于為亂。貧與賤者必約。約必至于為盜。此聖人既以禮為之大坊。節其過不及之情。俾其歸于中正之德。化不可入者。有刑之法以坊之。使其有所忌憚。而不至于淫。心無窮已者。有命之理以坊之。使其知所分限。而不極其欲。所以然者。無非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之禮也。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陳澧曰。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于此。不獨喪禮為然。

臣按先王制禮。其大體雖曰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而其大歸。則在于順人情也。

以上論禮儀之節中

大學衍義補卷之三十九 終

大學衍義補

卷三十九 禮儀之節中

六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又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耕農為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二十一年

杜預曰。政須禮而行。政存則身安。臣按。政之行以禮為興。而禮之行又以敬為興。不敬則怠于禮。怠禮則政不立。而馴致于亂也。

子貢曰。夫禮。歿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臣按。春秋之時。去先王之世不遠。一時論治者。率本于禮。論禮者。率本于敬。讓敬也者。禮之本也。讓也者。禮之實也。存乎心者。以敬形于貌者。以讓。以此立義。以此為政。本乎恭敬之節。形為遜讓之風。此其所以安上治民而能長世也。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十二年

臣按。魯昭公二年。叔弓如晉。因晉侯使郊勞。而善于說辭。故叔向謂其知禮。且舉其所聞者如

此。茲。一。言。者。蓋。古。語。而。叔。向。稱。之。也。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昭公五年

臣按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女叔齊對以魯侯焉知禮且曰是儀也不可謂禮蓋謂昭公自郊勞至于贈賄無有所失乃揖遜進退之儀文耳非禮也禮之為禮以能保守其國家為本以能推行其政令為節所以然者用以固結其民心使之無失于我耳今魯君政在臣下有

此二者失禮之大

賢人而不能用禍難且將及于身而不知憂恤其所底止之地顧惟屑屑于儀文之末豈所謂禮乎由是觀之則禮之為禮不在儀文之末可見矣

子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臣按魯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二子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即孔子所以教其子伯魚者也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

此蓋以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也木而無幹則不能生人而無禮其何以立哉

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夫禮天

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也

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民實法之因

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民實因之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

水火木金土氣為五味酸醎辛若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

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滋味聲色用之過度令人昏迷而惑亂民失其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

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

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夫不亦宜乎

昭公二十五年

朱熹曰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其下陳天明地

性之目與其所以則之因之之實然後簡子贊之

曰甚哉禮之大也首尾通貫節目詳備

真德秀曰上天用此五行以養人五行之氣入人

口為五味發見于目為五色章徹于耳為五聲味

以養口色以養目聲以養耳此三者雖復用以養

人人用不得過度過度則為昏亂使人失其常性

故須為禮以節之。

臣按左傳此章子太叔引子產論禮之言也。而孔子于孝經亦以之言孝。蓋孝者禮之本也。事親孝然後可移于君。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國。疑必古有是言。子產因其舊文。而孔子又為推本之論歟。

晏子名嬰齊大夫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猶事也。昭公二十六年

臣按此章晏平仲與齊景公言唯禮可以已亂之故。且言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商不變士不濫官不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蓋以是時陳氏厚施于國。將有篡國之漸。故平仲既告景公以所以已亂之法。而又推其本如此。惜乎景公知善其言而不能行。其後齊之國祚卒移之陳氏。噫後世人主其尚敦厚人倫以立禮之本。而嚴立法制以行禮之用。庶乎少禍亂矣乎。

百世可知
必知因禮
而所損益
亦在其中

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朱熹曰：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三綱謂君為臣、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

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

胡寅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于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

大學衍義補 卷四十一
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臣按子張問十世之事可前知乎。聖人舉已往之禮以明之。蓋以見上天下地。往古來今。人之所以爲生。君之所以爲治。聖人之所以持世立教。事之大者孰有大于禮哉。所謂禮者。其大者在綱常。其小者在制度。綱常本于天。亘萬世而不易。制度在乎人。隨時世而變易。三代之已往者如此。百世之方來者亦不過如此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不言本而本躍然蓋

本本非有本末也

范祖禹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

楊時曰。禮始諸飲食。故汗樽而杯飲。爲之簋簋籩豆。鬯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

舉世皆坐
習熟之病
本意蕩然
詭止喪禮

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而林放問。朱熹曰。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于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又曰。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于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于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臣按林放止問禮。而孔子并以喪告之者。蓋以

禮之大者。在吉凶二者而已。然其辭先曰與其。而又繼之曰寧。則非以儉戚為可尚。特以與其流于文弊。則寧如此耳。先儒謂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所以為無弊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熹曰。杞夏之後。宋商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臣按聖人之言禮亦必取證前代之典籍當代
之賢人苟無證焉亦不敢以作也後之欲制禮
者烏可無證而妄作哉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

楊時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于君親禮之大者魯
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
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朱熹曰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

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
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
夫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

子曰臣按愛禮存羊可見聖人意思之大而常人無
遠見屑屑惟小費之惜殊不知禮雖廢而羊存
庶幾後人因羊以求禮而禮之廢者猶可因是
無而復舉也雖然豈特告朔一事爲然哉凡夫古
實人之禮今雖不盡行者皆必微存其迹以爲復
未興之緒切不可惜一時之費而滅千古之迹也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

何。朱熹曰。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于為國乎。

臣按。此章言為國以禮為本。而禮又貴乎有其實。讓者禮之實也。

子曰。君子博學于文。約也。要也。之以禮。亦可以弗畔背也。矣。夫。

程頤曰。博學于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于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于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熹曰。君子學。欲其博。故于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

臣按。博文約禮。孔門傳授之要道。孔子既以是為教。顏子受以為學。亦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古之聖賢。未用則以是禮而為學。既用則以是禮而為治。大哉禮乎。所以為天地立心者。不在是。為生民立命者。在是。後世舍禮以為學。故其學流于異端。舍禮以為治。故其治雜于伯道。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畏懼貌。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急切也。

朱熹曰。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張栻曰。恭慎勇直皆善道也。然無禮以主之。則過其節而有弊。反害之也。蓋禮者存乎人心。有節而不可過者也。夫恭而無禮。則自為罷音疲。勞慎而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于陵犯。直而無禮。則傷於訐切。其弊如此。豈所貴于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莫非天理之本然。無禮以節之。則亦人為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貴也。

臣按此章之旨。張栻之言盡之矣。

子曰。麻冕。緇布冠。禮也。今也純。絲也。儉約。謂省也。吾從眾。拜下。

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朱熹曰。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

臣按此章之旨。程氏所謂君子處世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害于義則不可從也。其言可謂約而盡矣。大抵義之一言。處事之權衡也。凡百天下之事。有可以增損從違者。一皆準以此例而推其餘。

孟子任人任國名有問屋廬子孟子弟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也不難不揣其本謂下而齊其末謂上方寸之木至甲喻食色可使高于岑樓樓之高銳似山岑者喻禮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帶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疾也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

東家墻而擄率也其處子則得妻不擄則不得妻則將擄之乎

朱熹曰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于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于于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于禮者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紵兄之臂而奪之食擄處子而得妻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

大學衍義補 卷四十一
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分。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于理之當然而已矣。

臣按此章先儒有言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然亦不可拘拘于禮文之微者。又當隨時隨事而酌其中焉。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

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于物。物必不屈于欲。兩者相待而長也。禮者人道之極也。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真德秀曰。荀子書有禮論。其論禮之本末甚備。至其論性則以禮為聖人之偽。豈不繆哉。

臣按荀況禮論其最純者。止此數言。其餘固若亦有可取者。但其意既以禮為偽。則莊周謂所

謂所恐當
作所謂

言之驕而亦不免于非。荀卿之論禮是也。臣恐後世人主或有取于其言而小人之無忌憚者或因之以進說故於論禮之末列其可取者以獻使知其所謂僞者乃人之僞非禮之僞也。禮者敬而已矣。敬豈可以僞爲哉。

程頤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

王斟酌損益之耳。又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又曰。禮但去其不可者。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

朱熹曰。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

且得隨時裁損耳。孔子從先進，恐亦有此意。或以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爾曰：然。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而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臣按古禮之不能行于今世，亦猶今禮之不可行于古也。雖然，萬古此天地，萬古此人心。禮出于人心，聖人緣人情而制為禮，何有古今之異。

哉。蓋同而不異者，程氏所謂義也。張氏所謂理也。朱氏所謂大本大原也。若夫衣服器用之類，則有不能以盡同，而不得以不異焉者。臣故歷采自古以來，凡為禮之說，類聚以為一處。如張氏所云者，使後世有志于禮學者，於此推原，人心固有之理，考求先王制作之意，因其風氣順，其時執稱其情文，斟酌損益，以漸行之，立為一代之制云。

以上論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大學衍義補 卷四十一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于郊廟朝廷學校。而未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禮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効。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軌按一本
大臣下有
會同翰林
儒臣依唐
開元禮宋
開寶禮十
五字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于洪武元年。卽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徧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命掌禮大臣。著爲一書。以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朝一代之制。永永遵守。亦俾後世作史者有所根據云。

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于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于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于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

朱熹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呂祖謙曰。豫為易中之樂。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夫樂本于人心而作於聖人。人皆知之。而不知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陽之雷出于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

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為一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于一。或用于朝覲。或用于燕享。或用于群祀。而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朱熹曰。胥。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教胥子者。其所以教之之具。專在于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于詩。成于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

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于言。故曰詩言志。既形于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音止羽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才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臣按樂之作必諧于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

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于人心發于人聲者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為治本又專官以之為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于樂養之于心志之初陶之于節奏之際和之于聲音之間蓋以樂也者出治之本而人也者用樂之具而胄子也者又所以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九功者。合六府水火金木土穀與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叙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脩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董督也。其勤于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于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于勉彊者不能久。故復卽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

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籥章吹豳雅豳頌。與夫為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臣按。大禹此言。可見樂之理無乎不在。而古人作樂之意。非但以用之朝廷郊廟學宮。而凡閭閻之下。田野之間。而樂之化無不陶焉。後世此意不存。非但用樂者忘乎民之勤苦。而作樂者亦不知樂之本原所在。而失其勸相鼓舞之方。

治道所以不古若者有以也夫。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也。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蔡沈曰。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于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臣按。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所謂六律五聲八音

者。察政治之具也。律呂調。則政之得可知。律呂不調。則政之失可驗。人君欲因律呂聲音以察夫政治之得失也。必于詩言出納之際求之。是故言之成詩者。有五。或協于宮。或協于商。或協于角。徵。羽。是言也。有作于外者。焉。有作于內者。焉。作于外者。則采而納之于上。作于內者。則颺而出之于下。在下之言。或安以樂。或怒以聽之者。因其言而觀其風俗之所尚。由是而達之于上焉。在上之言。或樂而淫。或哀而傷。聽之者。因其言而知其嗜好之所在。由是而達之于下。

焉。因人言之邪正。知樂音之乖和。察樂音之乖和。知政治之得失。得則從而維持之。失則從而改革之。可見聖世君臣切切圖惟治道。君于聲律。則曰予聞契之。以其心也。臣于詩言。則曰汝聽審之。以其耳也。吁。君欲聞于上。而俾臣聽于下。臣聽而有得焉。又以聞于君。君以臣為耳。臣以君為心。此泰和之治。所以獨在虞廷。而後世不能及也歟。

夔曰。夔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搏至也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群后德讓下堂下也管鼗鼓如鼓而小也

有稱合止祝敵祝以合樂也笙鏞鐘大鐘也以間。鳥獸踳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于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上言以詠。下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簫。古文作箛。舞者所執之物。簫韶者。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鳳凰羽族之靈者。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

又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者。堂下之樂也。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之。則總名為簫韶。

臣按。自古帝王皆有樂。黃帝曰咸池。帝堯曰大章。然徒有其名耳。未聞其聲容節奏何如也。惟帝舜之大韶。其詳載于虞書。解者謂韶。紹也。紹。堯之道。以致治也。季札至魯。觀樂。見舞象箏者。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

載矣。雖甚盛德。茂以加矣。孔子在齊。聞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自有虞以至季札。孔子之時。幾二千年矣。而其聲容之盛。猶足以感人如此。宜其在當時。群后德讓。庶尹允諧。則雖蠢如鳥獸。靈如鳳凰。莫不率舞而來。儀自然之應也。是其為樂。盡善盡美。如天如地。後雖有作者。不能加之矣。是何也。蓋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樂以象成。而又得后夔為之掌典。故其為樂。盡善而盡美。此孔子所以學之。而忘肉味。而又舉之。教其徒。以為邦後之

有天下者。作為一代之樂。以象其成功。尚宜彷彿其萬一。立德以為樂本。擇入以為樂官。求聲氣之元。備聲容之盛。其庶矣乎。

周禮大司樂樂官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

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偏和中節祗敬也庸常也孝善父母

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道直言諷微言以誦。

以聲節之言發端語答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

卷言能聚物太咸堯樂大磬與詔同大夏禹樂大濩湯樂

太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鐘大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鐘中呂林鐘南呂

應鐘宮商角徵羽五聲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

聲音六舞所以致鬼神示郊廟以和邦國頒之以諧

萬民用之以安賓客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

索萬物而享之

臣按先王作樂以教國子。自虞廷以來已然。蓋

樂以象成。有國者既賴其先世以共成治功。所

以用其子若弟。又將以繼續前人之功。冀其異

時以輔佑我後人。故于其幼穉之日。未用之先

求道德之士。以為其師保。聲容以養其耳目。舞

蹈以養其血脉。和平其善心。蕩滌其邪志。教之

作人之效
至于作動
物

大學後義禮卷四十一
德則異時居位足以輔德而長人教之語則異時泣任足以宣辭而專對教之舞則異時出入朝著臨泣大衆周旋動容足以著表儀而華國體朝廷之事莫大于禮樂禮王嚴而樂主和和之入人也尤易而深然其義理淵微而聲容節奏之間有非旦夕所能究竟者故使之朝斯夕斯以講習其所謂律呂聲音及歷代之舞節大會合以爲樂或用之郊廟或頒之侯國或施之鄉射或用之燕享遠而行之于四夷之來朝者幽而索諸農民之蜡祭者焉國家政治之施合

內外通幽明和上下皆必賴于樂今日所以用樂者即前日所教之人也今日又教之以爲他日之用繼繼承承而不絕焉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禮樂明備治教休明血脉關節常相聯絡而享有道之長也歟

太師

樂工之賢者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

六律陽聲六呂陰聲

陽聲

六律

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大呂

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

金

鐘

石

磬

土

埙

革

笙

竹

管

教六詩曰風

諸侯國風

曰賦

有陳其事

曰比

即物爲比

曰興

樂律之制上之上

託物曰雅雅木小曰頌祭禮歌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大祭祀帥馨登歌帥馨登歌升令奏擊拊拊形下管播樂器吹管者在下令奏鼓鞀音亂小大饗亦如之饗疾亦如大射帥馨而歌射節用之大師大起軍旅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吳澂曰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天地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順而左旋陰道常乏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為天地自然之合所謂合陰陽之聲

如此而陰陽之聲始

者本諸此乎六律屬陽六呂屬陰以陰之同乎陽故謂之同所以合陰陽之聲總而言之則有十二律也十二律各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于角角之聲清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然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為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為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居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皆播之以八音

典同同即六同也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

度。一二三四爲數。分寸丈尺爲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大小之劑。廣狹之量。

凡和樂亦如之。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王安石曰。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爲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爲樂器。

臣按。太師主于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于制器。所辨者不止于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陰陽。以制器焉。蓋樂非聲不成。而所以寓其聲者。器也。律屬陽。呂屬陰。陰必同于陽。而無所乖

異。則樂和矣。故其合聲也。必本乎陰陽。而其制器也。亦必合乎陰陽。凡所以爲之。度數爲之。齊量皆不能外乎陰陽之律與聲焉。陰陽既合。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歌之以詩。寓之以器。以祭。以燕。以射。無不和協者矣。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陳澔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大族。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太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還相爲宮者。宮爲

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大簇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有變焉。非變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為宮。則林鍾徵。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為變宮。蕤賓為

變徵矣。其十一律為宮皆然。旋之為十二宮。折之為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為五音。第之至六為變宮。又第之至七為變徵。然後旋轉為宮。次第無窮矣。

以上論樂律之制上上之

大學衍義補卷之四十一 終

六十八雜